二傳手

言止善

如是我見

喜歡看排球比賽的人都會知道，一支球隊的核心球員就是它的二傳手。球隊接到對方發球後，一般要把球傳給二傳手（此過程叫做「一傳」），二傳手再將球恰當地傳給主攻手，後者則實施攻擊。二傳手傳球，如果動作快、隱蔽性強、落點準確，進攻便有了八成勝算，反之，球隊缺少了好的二傳手，就會成一堆散沙。日本女排的二傳手竹下佳江，雖然個子不高，年齡也偏大，但仍保持在首發陣營裡，就是因爲她有過人之處。二傳手不簡單，她（他）必須頭腦清醒，不但要貫徹教練意圖，還要臨機應變；她（他）心中有大格局，手上有眞功夫，排球界普遍認爲要「磨」出一個好二傳手，非得花七八年不可；二傳手還要有甘當無名英雄的情懷，因爲能讓球迷過癮的往往是由主攻手扣下的好球，所以二傳手難得博取掌聲。但對於二傳手的甘苦，懂行的人當然還是知道的，二傳手腦子靈活，有威信，凝聚力強，所以常成爲球隊的隊長，退役後不少成了教練。

別處的生活裡，也少不了「二傳手」。

足球賽中，那個中場隊員往往也是球隊的核心。前鋒之所以有漂亮的進球，不少是得到她（他）輸送得恰到好處的「炮彈」。碧咸的過人之處，主要不是他本人射門時的「香蕉球」，而是在中場的穿針引線和前後調度。

科學家受人稱讚，其亮點常被肯定爲富有創造性。若分析他們的傑出之處，應當講都是恰到好處的繼承。愛因斯坦多次強調，他不過是在繼承着牛頓的工作。（說愛因斯坦推翻了牛頓，那是坊間的誤傳）愛因斯坦不但包容了牛頓的成果，而且將人們的視野從單純研究「物體」而轉移到更廣闊的「時空」。

一位編輯，她（他）平日做的事一定不起眼，無非是組織稿件、修改稿件、編排稿件。但這種「爲人作嫁」之舉，小而言之，是努力爲讀者帶來愉悅；大而言之，是爲世界增加亮色。

人生在世，雖不一定當排球隊的二傳手，但如果能多一點「二傳手心態」，生活的質量就會高些。日前，有一位仁兄，向法院起訴，說「四大名爹」（指四個在公衆事件中出了名的爸爸）是其首創，若別人套用，便是侵權云云。仔細想想，若法院判其勝訴，那會不會造成別人開口動輒得咎？

行文至此，我也想當一回「二傳手」，抄一段內地作家葉延濱的話作爲本文的結尾，因爲這段話把「二傳手」何以不可或缺的道理講透了：「我們永遠不可能『擁有』，那個叫整個世界發狂發癡的金錢，沒有它你就無法活下去的金錢，其實，只當你同它『生活』的時候，它才有用，擁有金錢再多，最後金錢還是用別的方式回到銀行。擁有文物和古董好像可以傳世，其實越傳世久遠的古董越證明你不是最後的佔有者，你只是一個傳遞員。我們眞正擁有的只有『生命』，我們的幸福和意義就在這短短的過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於此。因此，請珍惜每一天的感受，無論是快樂還是孤單，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生命之樹上的果實，而且苦澀和甜蜜同樣值得感恩，這樣，你才叫享受生活。」

鄉村電影

湯永海

往事鈎沉

村中央空曠的曬穀場上支起兩根竹竿，拉上白布銀幕，等到月上山岡，伴隨着嘩嘩嘩的膠片機快速轉動聲，精彩的夜的電影世界也就拉開了帷幕。

夜幕降臨，涼風習習，漫天星空下還有一個地方依然熱鬧。勞作了一天的人們陸續到來，場地上早已人頭攢動。我們早已如一群快樂的魚，在人群中穿梭游弋，泛起陣陣興奮的浪花。賣冰棍的、賣甘蔗的、賣糖葫蘆的小攤上，閃動的燈光不停地向我們眨着誘惑的眼神，攪得我們心裡癢癢，直嚥口水。手心裡攥着從父母那裡死皮賴臉要來的五分硬幣，不知該選哪個好。

冰棍化得太快，糖葫蘆顆數太少，還是甘蔗實惠，挑選一根三分或五分的甘蔗來嚼嚼，長長一根可以咬一個晚上。於是，藉着昏暗的蠟燭光，在竹籃裡挑來挑去。一根甘蔗往往被截成三四段，靠近根部那截比較甜，但是太硬了，所以會稍微短點只能賣三分；中間部分又甜又脆，就能賣五分；梢頭部分味淡不甜，即使長一些，也只能賣三分。把一捆甘蔗用手摟着豎起來，挑出最長的那一根，才心滿意足的回座位去看電影。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電影，整個夜晚都是甜甜的享受。那時能看的電影好像也不多，總是《追魚》、《南征北戰》、《畫皮》那麼幾部，甚至我們都編成了順口溜：南征北戰，走到回轉。意思是說看了那麼多遍了都是同一部電影，沒啥好看的。但說歸說，我們還是會像着了魔一樣賴在那裡。《追魚》中的鯉魚精爲了愛情寧願放棄修行令我感動，特別是被觀音用法術剔除魚鱗的痛苦場面，至今難忘；《畫皮》中的妖怪令我們對黑夜充滿恐懼，但還是忍不住從蒙住眼睛的手指縫中偷窺幾眼……

露天電影的簡易也造就了許多的意外和麻煩：夏天，我們要有大人的蒲扇驅蚊散熱；冬天，凍得腳都麻了還會挺在那裡。記得有一回，村上一戶人家做壽請來放映隊，我們個個奔走相告。誰知電影開始時，竟下起了雪，放映員準備明天再放，結果遭到全體反對，大家竟然都坐着沒動。放映員只好撐起傘架在機器上，硬是放映到最後。

女人小雯

青衫

人生在線

小雯是我的閨蜜好友，她中等資質，卻嫁了一位出衆的丈夫，結婚八年，生活幸福。我們都羨慕極了。

只有我知道，其實這些年小雯也經歷了很多，確切地說這幸福的生活，都是靠她憑藉睿智的頭腦創造出來的。他們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孩子剛出生時，爲了孩子和家，她的丈夫拚命工作，爲此很少幫她帶孩子，小雯一度累到虛脫。其時她也抱怨，也煩躁，可是僅限於和我們閨蜜訴說，在勞累的丈夫面前，她總是展示自己的笑容。用她的話說，都很累，別再火上澆油了。那段難熬的日子裡，小雯踏踏實實地過着日子，學會了理財，學會了烹調，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慢慢地孩子在長大，丈夫的事業也在發展，生活輕鬆了很多。可丈夫還是那麼忙，忙到沒時間接送孩子，沒時間陪孩子去公園，更不用說去旅行度假了。沒關係，小雯理解丈夫，忙還不都是爲了這個家。於是小雯自己帶着孩子，參加親子遊，回來後，孩子快樂地向父親訴說着；帶孩子報名參加圖畫班，一張張充滿稚氣的塗鴉掛滿牆，父親眼中有掩飾不住的喜悅；夏天帶孩子去游泳，春天就郊遊，秋天去賞楓葉，冬日去滑冰。每次充滿快樂地活動後，小雯都要和丈夫分享，最後總是不忘加上一句：如果你在我們會更快樂！

婚後每個女人擔心的事，小雯也遇到過。曖昧無處不在，誘惑經常出沒，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並不難。可小雯依舊如初，不動聲色，全力照顧好丈夫和家的同時，不忘提高自己。小雯更喜歡烹飪了，報名參加了一個培訓班，吃膩了大魚大肉的丈夫，立即被一款款精緻的家庭特色小菜吸引，不由自主地「再來一碗」！小雯表面上看似還是那麼淡定，但變化是於無聲處的：她練習瑜伽，提升氣質；她打網球，強健體魄；她喜歡化妝，加上得體的打扮，看上去甚至比以前更活潑可愛了；她學習英語，爲以後的工作做準備。

小雯充滿色彩的生活，沖淡了那些灰色的調子，她從不想去證明什麼，更不問丈夫是否確有其事。她知道一旦她開口，那個「燙手的山芋」就會掉到她手裡，自己會很被動。與其讓懷疑和恨意佔滿心房，不如學會給自己製造快樂和幸福，用自身的魅力去吸引別人，而不是死纏爛打要一個軀殼。

我們和小雯都清楚，是小雯的好讓男人悔悟，是小雯的改變讓男人更愛。小雯和我說：其實我並沒有做什麼，這場婚姻裡，我學會了體諒理解，知道人應該遺忘不愉快，忍耐淡然，並且要深信你所愛的人。聰明的小雯讓女友佩服，好女人就該是這樣，能給別人幸福的同時，也有能力讓自己幸福。

麵肺子

葉萍

飲食男女

身爲地道的新疆人，過去對麵肺子這道新疆美食，我卻是相當地抵觸。我怕它的膻，它的膩。

但丈夫超喜歡。許久不吃，便念叨。他會擠出繁忙的空當兒，在某個正當飯點的傍晚，拔腿奔向街頭的小吃攤，過一番麵肺子癮。看着他挺着滾圓的肚子，滿足地回家來。我總是納悶，這麵肺子，何以這般好吃得讓人牽心牽肺地惦記？

這世間的某種食物，在你不識它的好，卻因某個時刻，某個機緣，會不由分說，毫無來由地愛上它，譬如，麵肺子就是。那是個落雨的黃昏，雨下得很大。我在家裡，等着學生來補習英文。已上了一天的課了，疲憊，飢腸轆轆。學生來了，他手裡提着兩袋打包好的麵肺子：「老師，快來吃，麵肺子哦！」小男孩胖乎乎的，氣色紅潤健康。想來，是個食慾很好的孩子吧。他的臉上露出極燦爛的笑。

不容拒絕地，我平生第一次吃了我一直拒絕的麵肺子。那個香，好吃啊！我只能用這麼俗的字眼，誇「今朝才識君」的麵肺子。酣暢淋漓地吃完麵肺子，連湯汁也沒放過，喝得一滴不剩。

從此，便對麵肺子，無端地好感起來。麵肺子的製作方法做法其實還頗複雜講究。從新宰的羊身上，取下完整的內臟。用清水反覆灌洗肺至白淨，再把洗乾淨的羊小肚套在肺的氣管上，用棉線將它們縫接一起，目的是讓小肚充當漏斗。再和麵洗麵筋，沉澱後，倒掉清水，留下麵漿，調入熟油，鹽，味精，孜然，胡椒等調料，灌入小肚，邊灌邊擠壓肺葉，灌好後，去掉小肚，用繩紮緊氣管封口，放入鍋中煮熟。其實，麵肺子通常是與米腸子一起同食的。米腸子的做法是把羊腸洗淨，羊心，羊肚，還有少量的羊油，切成丁混入洗淨的大米，放入各種調料拌勻，灌製而成的。麵肺子與米腸子搭檔，是絕配。腸糯鮮，肺軟嫩，羊肚、麵筋有嚼勁，香辣可口。

烏魯木齊的街上一個車站處的巷口裡，有個賣了好些年麵肺子的回族老太太，約莫七十歲了，好多人親切地喚她麵肺子奶奶。她的麵肺子乾淨，味道特別好。在瑟瑟的秋風，抑或寒冷的冬天裡，坐在街邊的小吃攤上，吃上奶奶一碗熱乎乎的麵肺子，聽她時不時地跟你嘮幾句家常，並不住地往你碗裡添一勺肉湯。心裡不知怎的，是那麼得篤定溫暖。

粉嶺法院：眞品，還是贋品？

方元

流動空間

在歷史建築保育中，首要的任務是保護建築的特色。但如果官方判定的建築特色並非建築的原有特色，而我們又要千方百計地保育官方指定的特色，那豈不是越做越錯，將眞品「保育」成贋品？

政府最近推出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其中包括一九六一年建成的粉嶺裁判法院（下簡稱：粉嶺法院）。關於它的建築特色，官方的指導文件寫道：粉嶺法院「是當時典型的公共建築，外觀具有新古典建築風格」，「由於該法院與……北九龍裁判法院屬同年興建，兩個裁判法院的建築風格十分相似……展現出簡化的新古典風格」。

關於粉嶺法院的建築特色，我有不同的看法。簡單地說，我認爲它不是「新古典風格」。北九龍裁判法院和西區裁判法院（下簡稱：北九法院，西區法院）同樣被官方學者鑒定爲「新古典風格」。我認爲它們也是被誤解、「被特色」了。看來，這不僅是粉嶺法院的個別問題，而是涉及到香港建築史的寫法。

保育歷史建築就像收藏古董，若不了解它的特色，就不能確定它的眞實文化身份和藝術價值，因此對建築特色的鑒別是十分重要的。毫無疑問，官方的結論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和論證。也許我不能改變官方的結論，但可以提出多一種觀點供大家參考商榷。

告別過去的輝煌

倘若一種建築風格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年代，或者一種建築風格在歷史中找不到自己應有的位置，那就是大問題了。粉嶺法院大樓現在就正處於這種尷尬的境地。

什麼樣的建築是「新古典風格」？不必搬出那些枯燥囉嗦的學術理論，只要我指出身邊的一些實例，你自己就能辨認了。例如，前高等法院大樓和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即是香港現存的「新古典風格」建築。如果你去過上海，那你必定見過外灘上那座有圓顱屋頂和希臘柱式的前滙豐總部大樓，它是「新古典風格」在中國的最後一座高峰。將它們與粉嶺法院作比較，即使你沒有學過建築學，也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差別，不是同一類建築風格。

如果你熟悉建築藝術史，那麼你就知道「新古典風格」不應該出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從上述三座新古典建築來看，前高等法院和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在一九一二年建成，前上海匯豐總部在一九二三年建成。這即是說，「新古典風格」在中國的流行時期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經過那場血與火的洗刷，世界改變了，建築潮流也改變了，「新古典風格」隨着大英帝國的沒落，告別了過去的輝煌歲月，走下歷史舞台。所以，無論在建築特色上，還是在建築發展史上，粉嶺法院都不應是「新古典風格」。

在古今之間搖擺

如果粉嶺法院不是「新古典風格」，那是什麼風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粉嶺法院誕生的時候，領導建築潮流的已不再是「新古典風格」，而是「現代主義風格」。那麼，粉嶺法院是現代主義建築嗎？

什麼樣的建築是「現代主義風格」？在我們身邊就有一些現成的實例可以說明它的特點，例如一九五六年建成的政府總部和一九六二年建成的大會堂便是那個時代的「現代主義」產物。它們追求機器時代的美，喜歡流暢的直線、直角，既沒有傳統的圓拱、圓屋頂，也沒有建築裝飾。市民熟悉的、位於金鐘的現高等法院也是典型的現代主義建築。將它們與粉嶺法院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它們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有許多共同語言。

按照現有的講法，香港法院建築的發展道路由「新古典主義」一路走到「現代主義」。前者例如上世紀初建成的前高等法院，後者例如一九八四建成的現高等法院大樓。在它們之間似乎沒有其他風格的建築出現。如果粉嶺法院既不屬於前者，又不是後者，那麼它是什麼風格？

實際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有一種現代派風格與「新古典風格」及「現代主義風格」的發展時期前後重疊，它被稱作「藝術裝飾風格」。我認爲，粉嶺法院、北九法院和西區法院即是這種風格的末期作品。由於「藝術裝飾風格」的建築帶有古典與現代的雙重性格，因而導致有些學者作出誤判：有人把它被歸類到「簡化的新古典風格」；有人則視它爲「現代主義風格」，把它與「包豪斯式」建築歸爲一類。正因爲這些誤解，才出現對粉嶺法院等三座法院建築的誤判。從後殖民文化的角度看，前殖民政府的法院被誤判實在具有諷刺意義。

儘管「藝術裝飾風格」經常在古典與現代之間搖擺，但它並非沒有自己的個性。讓我用舊中國銀行大樓爲例來解釋：這座大樓於一九五一年建成，是香港現存最好、最典型的「藝術裝飾風格」建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風格既不同於前高等法院的「新古典風格」，也不同於大會堂的「現代主義風格」。它一邊高歌現代化，一邊用傳統和歷史的小玩意裝飾自己，在現代建築藝術中自成一格。實際上，粉嶺法院等三座法院大樓與舊中國銀行大樓屬於同一類建築風格。有些不同的是，舊中國銀行大樓的設計主要受到美國現代派建築的影響，粉嶺法院等三座法院大樓則較多地具有英國現代派建築的特色。對於香港建築史教科書中失落的這一章，現在應重新書寫了。

新字第一號法院

無論香港的司法史，還是建築史，都應該給粉嶺法院大樓一席位置。港英政府於一八九八年接管新界地區，但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六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在新界設立法院，而是由理民府兼任司法裁判職責。五十年代末期，港英政府面對新界的發展和人口增長，對管治架構作出調整，將理民府的司法職責移交給法院。粉嶺法院即是根據新法例，在新界建成的「新字第一號」法院建築。粉嶺法院以及同時期興建的北九法院和西區法院，是現今尚存的三座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法院建築。北九法院於一九六〇年建成，二〇〇八年列入第一期活化計劃，現用作藝術學院。西區法院於一九六三年建成，二〇〇四年停用，未列入活化計劃，而是改作政府辦公樓。這三座建築都屬於現代派建築，在藝術上各具特色，豐富了香港法院建築和香港建築史。

古蹟保育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帑和其他公共資源。現在，政府的「已評級歷史建築」名單上有一千四百四十四座之多，但名單上的每一座是否都需要活化呢？據我看，名單上有些建築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很低，但活化這類建築的經濟成本很高，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將有較大的落差。我認爲，當考慮一座建築是否需要活化的時候，不應單看它的年齡，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對於歷史價值不同的建築，可採用不同程度的保育方法。

如果想做到既不浪費公帑，又不錯失應保護的古蹟，那麼前提條件是，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物古蹟辦事處能夠對每座古蹟的歷史和藝術特色作出準確的評估。這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但並非「不能完成的任務」，也是應該做好的分內事。遺憾的是，在官方的指導文件中，「建築特色」部分經常未能提供健全的歷史資料和準確的專業判斷。這不單使公衆對歷史產生誤解，也會誤導投標參與活化計劃的夥伴機構，以致可能對歷史建築造成損壞。我們經常爲新造的建築感到懊悔，也經常爲拆掉的建築感到懊悔。現在，不要讓我們再爲保育的建築感到懊悔！

粉嶺裁判法院：新界第一座法院建築 方元 攝

成都印象

若何

天南地北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我對巴山蜀水素來有一種特殊的情結。在這個雲淡風輕的日子，我終於邂逅了這座城。在這段短暫的柔軟時光裡，我踏着款款的腳步，行走於美麗迷人的巴蜀山水間，聞着少城巷陌的酒意茗香，追溯着浣花草堂的唐風遺韻，品嘗着天府之國的可人小吃，不知不覺中發現我已愛上了這座城。

每座城市都擁有屬於自己的獨家記憶，而擁有三千年歷史的成都，更是將這種深邃的歷史記憶，潛移默化地根植於聲色斑斕的現代文明，創造出歷史傳統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完美景致，彰顯了錦城深厚大氣的文化底蘊。武侯神祠論英雄，三國諸葛孔明；寬窄巷子紅城外，少城清風依舊；杜甫草堂浣花溪，唐韻遺風氤氳；西蜀錦裡樂不疲，天下美食匯聚；熙來攘往春熙路，美女穿梭如雲。

當我踏着柔軟的時光走進寬窄巷子，這裡悠閒緩慢的生活節奏，讓我誤以爲年華忘記了更替，故事彷彿就發生在昨天。我沿街欣賞觸摸着這裡的物件，揣度並感知着它們的靈魂。青灰色的街巷、淡墨色的屋瓦、典雅的茶椅、靜默的酒家，無不散發出一種閒散的味道。在這裡，任何一個轉身或回眸，都會讓你跌入錦城某段遙遠的回憶裡。觸手可及的悠閒與安逸，寧靜與懷舊，足以讓任何人心醉與癡迷。於此地此刻，會一個舊友、看一波風景、喝一杯閒茶，任何一種過法都不會覺得是虛度。成都，不愧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它始終以一種休閒舒適的生活姿態，向人們詮釋和演繹着紓緩歲月裡的慢節奏生活。從蜀中名女卓文君，到蜀中才女薛濤，再到蜀中名婦花蕊夫人，巴蜀女人之漂亮早已被世人所公認。行走於春熙路，眼中盡是各色美人，她們有白皙的皮膚、高挑的身材以及嬌柔的性格。

或許是上天的眷顧，亦或是造化弄人，在這段靜謐的時光裡，我邂逅了那位典雅靈靜的美麗女子。在醉夢深處，她在虛掩的深院裡微笑着，聖潔如花的內心也虛掩着，彷彿在等待噠噠的馬蹄響起。然而夢醒時分，我發現她已有歸人，而我只是個過客。這樣的邂逅，無關聚散，只在愉悅的瞬間，相忘於此。而我，來去匆匆，心無牽念，任憑花開花落，自是灑脫。因爲，這裡的緣分，本就沒有宿命之說。

成都，休閒而不懶散，大氣而不誇張，時尚而又古樸，細膩而又自然，她關注的是一個城市古往今來的記憶，開啓的卻是萬千過客搖曳繽紛的人生。

「李伯伯」

張業松

文化什錦

周納在一個網帖裡引用唱詞「李伯伯」，我一看十分眼熟，明白是從我數年前聽到的一個飯局小調轉寫來的。詞句大致不差，卻錯了兩個關鍵詞，使得整個唱詞的意思發生了改變。其中最關鍵是的「李baibai」，我花了點時間去查bai字的正確寫法。以爲會有個足字偏旁加拜字組成，表示腿瘸的字，卻沒有查到。查的過程中得到的一些出乎意料的結果，最終把我引到了完全不曾設想的地方，讓我見證了「當代文化」的，怎麼說呢，神異？

先說唱詞，我最初聽到的版本，正確寫下來，大致是這樣的：

跛跛要當紅軍，紅軍不要跛跛。
因爲跛跛的溝子翹呀，容易暴露目標。
跛跛去找團長，團長也是個跛跛。
因爲跛跛同情跛跛呀，跛跛就光榮參軍了。
跛跛去執行任務，來到了半山腰。
因爲跛跛的溝子翹呀，被鬼子發現目標。
跛跛撅着溝子跑，鬼子上來就是兩刺刀。
爲了革命爲了黨啊，跛跛就光榮犧牲了。

這裡的跛字，在粵語、客家方言中多念bai1，瘸腿的意思。溝子，西北方言，指臀部。紅軍和鬼子，照理也不該出現在同個情景中。但這首《baibai之歌》，被同事用西北方言和簡版《十送紅軍》的曲調唱出來，在中國式酒酣耳熱的飯局場合，卻是特別的「愚樂」。尤其最後一句「爲了革命爲了黨」，在前面的曲調都比較急迫短促的情況下，被放慢節奏，「緩慢地、抒情地」詠嘆出來，尤其，怎麼說呢，有效果。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當代中國版的cynical，而且是趙本山式的，「權利政治」不正確的「愚樂」。它的道德立足點其實是：我們就是baibai，baibai就是我們；之所以要請baibai在這裡出場，是因爲在這個以及同類場合中，baibai可以更充分地呈現和代表我們。「我們」是趙本山的群衆基礎。當然，趙本山在把「我們」當作他的「基礎」的同時，是否仍然和「我們」站在一起，需要研究。

我沒有想到的是，在神奇的「文化大發展」的當代中國內地，「趙本山問題」遠比表現在趙大叔本人身上更複雜：周納引用的「李伯伯」，原來是有出典的，目前內地的一個正式的「文化產品」，音樂人張瑋瑋和郭龍的專輯《你等着我回來》裡的一首歌。《baibai之歌》的詞曲，構成了這首《李伯伯》的前四段，最後還有一段混搭，化用了蘇州評彈《西廂·請宴》的唱詞和曲調：

雨打梨花深閉門，燕泥已盡落花塵。
但願你是那知恩知意的心中客，不是那無是無非的糊塗人。
我此來不為求功名，只願你先生切莫負我情。

而且，它還已經出口到巴黎，與《織毛衣》一起，成爲當代中國文化創造力旺盛的象徵。在You Tube巴黎現場版的《李伯伯》和《織毛衣》中，最後一句被即興添加的唱詞是：你還給鐵道部織毛衣。

我沒有要吐糟什麼，只是仍在「出乎意料」中。《李伯伯》沒有嘲笑殘障人士，比趙本山進步了。但是，它「混搭」了很多東西，卻除了熱鬧好玩的「奇趣」，沒有別的意義。而且，這是一種怎樣的「混搭」呢？郭敬明郭總式的「抄襲」或「再生產」？「趙本山問題」混搭「郭敬明問題」？不好說啊。